

怪影迷踪

鬼能杀人？

能杀人者唯人心也！

班继胤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怪影迷踪

鬼能杀人？

能杀人者唯人心也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影迷踪 / 班继胤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104-1500-5

I. ①怪… II. ①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0580 号

怪影迷踪

作 者: 班继胤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艺和天下

版式设计: 袁玉娟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秦光中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 × 1020 1/16

字数: 250 千字 印张: 1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500-5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一 人容鬼不容

1

A省B市市东南远郊的马鞍镇马鞍岭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恶鬼出没，许多人接二连三地“听见”、“看见”，“碰见”……

真是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”，马鞍岭有鬼的消息“鬼快”地到处传播着，越传越远，越传越鬼，越传越可怕。

有人说，这鬼恐怕要害惨马鞍镇刚起步的边境旅游业了。因为本来环境优美，仙境般的这方水土一旦成了人听人怕的鬼地方，哪还有游客敢光顾呀！因此，雄心勃勃急欲收回投资成本进而盈利的旅游部门，是人人灰心，谈鬼色变，往这一项目投了巨款的王老板更是唉声长叹：“这一回，见鬼了！”

然而事情竟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南方边陲上的马鞍镇边境旅游不仅没因“鬼”而让游人止步，游客反而越来越多，生意飚旺。每天在镇子旁边的界河——镜子河上来往的游艇成倍地增加，每天在马鞍镇街上闲逛探听鬼故事的游客也更多了。游客们竟然没把这里当做凶地，反而为了寻找刺激而不由自主地冲鬼而来。

就像是被恶鬼惊吓驱赶着，美丽的镜子河自西北方遥远的高山深谷跌





跌撞撞奔逃而来，它匆匆地绕着马鞍镇转了半圈儿，即向东南方的邻国“哗哗哗”流泻而去。距马鞍镇不远的河岸上，就是鬼名远播的马鞍岭了。马鞍岭海拔高度仅300米，绝对算不得什么名山大岭，但是正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所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马鞍岭因传说经常闹鬼，人们对它谈鬼色变，因此它便“有鬼则名”，并因为鬼一次又一次出没而鬼名远扬，热力不减。

远望马鞍岭，状似一架硕大的马鞍，端端正正地坐落在公路与镜子河的河岸上。岭上的缓坡草地青青，不仅毫无杀气，反而有几分温婉可爱的样子，乍一见它，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：用相机把它拍下来，可作很精美的电脑桌面。但是走近了“马鞍”，你就会发现，它闹鬼的中心地是马鞍岭山脚下那片荒草萋萋的坟场。坟场右边，横亘一条从镇子通往县城的公路。

马鞍岭是马鞍镇近几十年来新辟的坟场。所谓坟场，即镇子里有人死了首先入住的地方，也就是“入土为安”时就“入”到这片坟场。按照“左青龙右白虎”的风水学说，这里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因此人们都把死人送入这里安居，从山脚到山腰，新、旧、高、矮、大、小、长、短……一座又一座坟墓星罗棋布。

在这些坟墓当中，有一座比周围其他坟墓高出数米，大二三十倍的大坟墓特别显眼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它曾经是一座声名显赫的“烈士墓”。但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墓中的烈士，其“烈士”资格被政府彻底否定，于是本来对它恨入骨髓的人们便毫无顾忌地用石头砸，用钢钎撬，用大锤敲，想毁掉它，还恨不能将里面的死者加以鞭刑，再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，以解心头的深仇大恨。但是这座曾经的烈士墓，当年是以高密度的钢筋做骨架，用高标号的水泥一层层浇铸，坚固异常，人们对它的泄恨，只能在它表面和墓碑上留下挖撬、撞击的累累伤痕。墓碑上的“烈士”两字是被彻底凿掉了，但是一眼看去，仍能从两头遗下的几个字辨认出那被撬掉的是“烈士”二字。

因大墓已不是烈士墓，早已失宠于世，不齿于众人，长期无人祭扫，

它的周围便蒿草疯长，灌木遮蔽，野藤乱攀，显得十分荒凉。但这座荒冢实在太高大，劲风一刮，风吹草低，它仍然像一只光秃的骷髅，从草梢和灌木丛中探头探脑地袒露出来，远远便能望见。

在马鞍岭密密麻麻的乱坟当中袒露出如此一座荒冢，再加上鬼影经常在这里“接见”人们，远远经过此地的人们只往这边瞥上一眼，就立即联想到满地仿佛随时跳将起来的一具具冰冷的骨骼，一只只冷笑的骷髅。尽管山岭左边傍河处风景如画，令人赞叹，但谁都不敢踏进坟地半步。而右边通往县城的公路上，来来往往的机动车也似乎对坟地不愿暇顾，几乎是一闪而过。知情的司机还不敢打喇叭，怕惊扰到爱静的鬼而遭到报复。有些胆小的人，哪怕是大白天都不敢形单影只走过，只能在走近坟地时，放慢脚步或干脆就止步不前，等候又有人走来时搭伙走过。这使人想到了《水浒传》中过景阳岗的人们，只是彼为畏虎，此为怕鬼。要是临近黄昏，这里更是过早就断了人影。到了晚上，这公路上就只能见到开得很快的汽车驶过了。

曾经有人出资两千、三千，最后是五千元：谁敢在晚上独自进入坟地拿回一小块腐朽的棺材板，就奖他这钱。但是这一被认为是挑衅鬼的大奖至今仍没人敢拿。是啊，谁也不敢拿生命来开玩笑。有人说：“就是给一块金砖也不敢去”。他们的意思很明白：命都没了，钱算什么？也难怪，马鞍岭坟场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尤其是那座荒冢存在的40年历史，人们已不止40次见到鬼，自称亲眼见鬼者也不止40人！而且他们各人所见，可谓丰富多彩：鬼影、鬼脸，鬼跳舞、鬼唱歌、鬼大笑、鬼恸哭……当曾经见过鬼的人彼此偶尔碰面谈起见鬼经过，交流见闻时，他们的恐惧之色仍溢于言表，不但吓坏了旁听者，他们自己也后怕不迭。

马鞍岭闹鬼，与世界各地传说也闹鬼的地方不同，主要是马鞍岭的闹鬼较频密，见鬼的人也太多。此时正是夏收夏种刚刚结束的季节，繁忙的农民们都喘了一口气，思忖着怎样放松放松，度过农民式的“长假”。但是坟地的鬼也太过分了，竟然没让他们放松。这天晚上，距坟地不很远的居民，在更深夜静时突然听到来自坟地的一声又一声恐怖的鬼叫：





“谁回来谁死！谁，回，来，谁，死！谁——回——来——谁——死——”

声音从快到慢，再到特慢，最后是拖着绵绵长长的尾音消失在黑黑沉沉的原野上，让听到的人们头皮发麻。

可怕的鬼叫并不长啸一声而止，只间隔10多秒钟，鬼叫声就会再重复一遍，连续重复，一遍再一遍……共重复了若干遍才停止。

“谁回来谁死”的那个拖得很长的“死”字，就像无形中有一根源自坟地鬼的套索，狞笑着延伸着朝镇子伸过来，欲强拉硬扯谁去死似的，使人们的心一阵阵收紧、颤抖，再难入眠。被惊醒的孩子更是赶紧钻被窝，或紧抱全身也在颤抖着的母亲，这样床上就只看见抖动的被子了。

鬼叫声过后，男人们反正再也睡不熟了，于是便都不约而同地分析那句鬼话：

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
谁又冒犯坟地的鬼了？

鬼又要谁去死了？

对于这些问题，鬼没明说，只暗示“谁回来”三个字！那么“回来”又是什么意思？是谁要从外地回来？

想到此，许多有亲人在外地工作或生活的家庭，都打算等天亮就打电话叫他们最近千万别回来。现在打电话？天没亮打电话？当然不行，那不等于给鬼报个名字啊？鬼听到了岂不死到临头！

就这样，人们对鬼话有各种分析和推测，但都坚信一条：鬼既然公然发出了要人“死”的警讯，那最近这镇子就得有人去死，鬼没明说要谁死，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因鬼而死。于是整个镇子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。

这天早上，人们起床后心里阴霾尽扫，因为和暖微笑的太阳带来了又一个晴朗的日子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太阳便被黑蝙蝠似的一大片来势汹汹的乌云猛扑狠擒，似要把它囫囵吞噬！太阳拼命挣扎了好大一会儿，刚露出半边脸喘息，又扑来一大堆恶鬼般的乌云……就这样，纷至沓来的乌云一

堆又一堆，一层又一层，起劲儿地加入了覆盖、裹挟、吞噬太阳的黑暗行动。一时间，艳阳杳无踪影，天空乌云肆虐，大地昏暗无光，须臾之间，满天的雨云完成了上演一场大暴雨来临的前奏。

浓厚的雨云深处，不时响起“隆隆”的闷雷。突然间，一道刺眼的闪电状似魔剑，劈开万顷乌云，只听“噼叭”一声霹雳，声似裂帛，紧接着便是“轰隆隆隆”的雷声，震天动地！

刺眼的闪电刚过，雷声的余音未尽，特大的瓢泼大雨便“噼噼啪啪呼啦啦”自天而降，瞬间，整个大地被笼罩在大暴雨的雨幕之中……

大暴雨在战鼓一样间歇的雷声中大肆逞威，从上午10点一直下到下午1点才渐渐减弱，大雨弱化为中雨，最后是零星小雨，只剩得地面上来不及流走的一片积水。

雨停了，刮起一阵疾风，“哗哗哗”摇落树梢的残雨，将不可一世的乌云撵得到处遁逃。天穹，多处揭开了敞亮的窗子，露出了蔚蓝如洗的最佳底色，还从中迸射出一缕缕刺眼的阳光，将那零零星星的雨丝截穿劈碎，化为闪闪发光碎玉一般令人赞叹的太阳雨。

此时马鞍岭的公路旁，刚才在疾雨之下呻吟的阔叶灌木，如今满身闪耀，楚楚动人，更像一张张过分悲伤哭泣而潮湿的脸孔，憎恶地瞪着从公路那头驶来的一辆汽车。

这是一辆盖着蓬布，满载货物的东风牌货车，车速很快，驶过路旁的宽叶树时，树叶“哗啦啦”发出一阵抗议声。但是它驶到马鞍岭坟地旁边时，却没像其他通过的汽车那样飞快逃离，反而是突然减速，缓慢前行，车头面向坟地这边的窗玻璃也被摇下来，从里边探出半张脸，注视着坟地……大约十秒钟，那张脸缩回，在玻璃窗摇起时车子也加速驶离了。

车子很快驶到了马鞍镇街头，望着街上涌动着的人们“嘎吱”一声停下，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却不因雨已止而稍歇，仍很有节奏地刮拭残留在玻璃上不肯离去的雨水。

汽车在路旁足足停驶两分钟，驾驶室的门才迟迟疑疑被推开，坐在司机旁的彪形大汉慵懒地挪动了一下身体，缓慢地站起、弓腰，从车上伸下



一条腿——一条穿着蓝色裤子、蹬一只解放鞋的粗长邈邈的长腿……

还没等这条腿与地面接触，几滴粗大的雨点撒黄豆似的已先它“啪啪”砸在潮湿的地面上，车顶也响起雨打铁皮的“嘭嘭”声——老天爷竟然又降下骤雨！那条腿无奈地带着斑斑驳驳的雨迹缩回车上。它的主人那张蒙眬的脸从里面贴着窗玻璃往外窥视，透过雨声，传出瓮声瓮气的一句粗野的咒骂：

“老天娘的！你不欢迎老子回来是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我是个连天都能捅个大窟窿，连鬼见了都怕三分的人！”

就像对此人肮脏的话给予回答，天空响起“轰隆”一声炸雷，吓得话音刚落的他连忙“嘭”一声关好半掩的车门，随之在驾驶室内继续瓮声瓮气地骂道：

“老天娘的，你有本事就劈了老子！”

只一会儿，雨停了，这一回是车门迅速被推开，此人跳下车，并卸下一只鼓鼓囊囊很大的旅行包。

旅行包刚放在地上，他发现地上湿漉漉的，连忙拎起，望着旅行包底部在往下滴着水珠，他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！你这地都和老子作对是不？”

伸直了腰杆的他，是个黑铁塔一样粗大的汉子，年约六旬，身高1.80以上，国字形的脸棱角分明，蓄着很短的短发，毫无掩饰地亮出头上的两处伤疤，更见样子凶悍。他眉毛又浓又乱，眼睛鼓凸，使人想起被惹恼的赤眼蛤蟆。这张脸虽然略显憔悴，但从那粗壮的躯体里面，却隐隐逸出一股强悍不驯的野性。

湿漉漉的汽车轮又重新转动，在满是水渍的路面上“沙”的一声转动，轮子带出一片水雾，渐渐远去。

这个彪形大汉就像从汽车上卸下来的一截木头，呆立了好大一会儿，汽车都走远了，他才像想起什么，回过神来连忙冲远去的汽车表示感激地摆了摆手，然后回头，仍然不动声色地呆立原地，怔怔地、怯生生地望着被雨水刚刚洗刷一新的马鞍镇……好大一会儿，他才弯腰拎起旅行袋，怀着满腹的心事，一步一步慢腾腾地向街上走去。

街上，因逢圩日，又是农忙刚过，也正值趁圩的高峰时段，人潮汹涌，使拎一只这样大旅行袋的这名大汉只能随“波”顺“流”，虽归心似箭，却只能慢慢往前浮移。望着这样热闹、喧嚣的街市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新鲜感，但几十年处于过分肃静单调的生活环境之中，面对街市各种不绝于耳的叫卖声，他有点不习惯，心里很烦躁，轻轻皱起了眉头。

本街的“尖嘴婆”——一个上了年纪，嗜好传播新闻逸事、爱搬弄是非的女人急匆匆的脚步被大汉的旅行袋挡了道，她抬头张嘴欲骂，但张开的嘴却只“啊”出一个短音，因为她仰望这张脸时，怔了一怔，继而再次打量这张脸，在努力回忆之中“哦哦……啊”了两声，便快嘴快舌肯定地喊：“你是王……王达江？是吗？是王达江？”

王达江冲她审视片刻，没认出是谁，但仍然“嗯”了一声点头承认。

王达江回来了，这在马鞍镇来说算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，这条新闻通过“尖嘴婆”的发布，很快便一传十十传百，在人潮滚滚的街上传开，并引起街谈巷议，成为人们一见面即“我告诉你”的首谈话题。

“怎么！是这家伙回来了？”

“没错，看仔细了，确实就是王达江，是这个该死没死的家伙。”

“哼！看他那霜打芭蕉蔫蔫的样子，真是尝够苦辣味儿啦……”

“喂，几年了？他被劳改一共几年了？”

“几年？你说几年？是几十年……哦对了，从1979年‘文化大革命处遗’清算他们的罪恶，法院判他们10年有期徒刑开始，越狱加刑……算来总共劳改超过30年了！”

“是啊，是超过30年了。当时本来是要判无期徒刑关到死的，但听说中央当时对“文革”那些乱糟糟的事情，都要求从宽处理的政策，所以才判他们10年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哈哈，30年劳改，这份苦，真够他受了。不过，听说这几年他们都是监外劳动，干不很重的活，没受太多的苦……只是做工不得工钱……”

“劳改做工还想拿工钱？当然不能拿工钱啦，要不劳改就比社会上找



不到工作的待业青年强了。”

“对这种人，政府是太便宜他了，如果是按现在的刑法，早该给他一颗花生米吃了！”

正是众目所视，众手所指，一个王达江，引发人们的所思、所想、所说和写在脸上的憎恶表情却不尽相同。

人们七嘴八舌地诅咒他，绝少送他一句同情或宽恕的话，何况星移斗转，时代更迭，距这伙人草菅人命的那个年代已逾40年，当年的“阶级斗争”之火早已熄灭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你死我活之战，早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、“和谐社会”，人与人之间讲究宽容所取代。

当年，王达江十恶不赦、坏事做绝，众人敢怒不敢言；今天，人们不仅可以怒，还可以言，当面骂他消消气，过过口瘾。当然有直接受他侵害因而更激愤一点的人们，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上前，指着他的鼻梁骂，吐他唾沫，因为王达江确实是个犯了众怒，难以让人饶恕的家伙。

忽然，有人想起了昨晚坟地恶鬼宣布的“谁回来谁死”的“预告”，立即议论开了，认为昨晚鬼刚刚宣布“谁回来谁死”，今天王达江就回来了！他迟不回早不回，偏偏在此时回来，是不是回来找死呀？这是不是就是能预知人之生死的鬼，知道他今天回来？如果是这样，王达江的小命可就危险了！

当有人对他讲起这件事时，他惊恐地说：“真有这么凑巧的事？真有这样凑巧的事？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……”

说到此，王达江用力地摇了摇头，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真是太恐怖了！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。”

“怎么？说！快说呀！说！”人们像审判犯人似的冲他无礼地嚷嚷。

王达江只好坦白：他准备回乡的昨天晚上，在监狱做了个噩梦。大雨滂沱之中，几个面目狰狞的恶鬼全身湿淋淋地从马鞍岭坟地破坟而出，全身泥巴，大喊大叫地满地跑，他们喊叫着在大雨中跑啊，跑啊，一直跑到王达江的床前，仍在大喊大叫，好像就是喊“谁回来谁死”这一句话，并且一齐伸手把王达江从床上拖起来，拖出门外，拖到一条江水汹

涌的江边，就往水中推……王达江一看床底，洪水汹涌，吓得“啊”一声便醒过来了。

王达江说完，像是怕人们说他造谣惑众，一迭连声地说：“是真的，真是这样的，我没说假话，我没有撒谎。”

“谁说你说假话了？谁说你撒谎了？我们都知道，是真的。”

“对对对，是真的！”

有些人听了王达江说他的噩梦，只是“天哪！天哪……”一个劲地自言自语。

看到人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王达江反倒怔了一怔，他真有点喜出望外，但是却不动声色，稍顷，他连声说：“对对对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”

这时人们沉默了，都盯住王达江，有些人满脸现出了惶惑的神色，有的人甚至认为眼前的王达江是个被鬼判了死刑，即将死去的人……死人固然恐怖，即将死去的人也同样吓人！当一些人都用陌生和恐惧的眼神盯他时，他的目光扫向谁，谁的目光就立即熄灭，立即闪避。距他近的人在开始退避，距他远的人再不敢近前，在大家的潜意识里，已经过早地把他当成鬼了。

过去的王达江就很可怕，如果他真变成鬼，那更是不得了啦！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一些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真诚地规劝道：“王达江，坟地出这样的事，你有这样的梦应着，这几天你得小心啊，千万别爬山，也不可涉水啊！”

但王达江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什么叫梦呀，梦就是虚无，别当真，别把梦当成现实，没事，没事的。”

说起王达江与他的同伙，得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说起。

王达江是马鞍镇本地人，这是他劳改刚释放回乡。真没想到，刚踏上这片他年轻时叱咤风云的故土就遇到这样多的人的关注，他知道这是自己伤害别人太深之故。

王达江一步一步走在街上，他心里边想的事，写在脸上的表情，既有





对往昔风光一时的回忆，又带着今天落魄的不甘和无奈。尽管长期的劳动改造彻底挫败了他曾经的嚣张锐气，也振聋发聩地催他思悔过去，感觉应该服罪。但是正如俗话所言：江山易改，品性难移，应该说他的思想改造至今仍然很不彻底，表面上是“我有罪，我有罪”的低声下气，但他骨子里头仍然酝酿着一个长久以来做梦都想实现的大阴谋。

王达江清楚地记得，那时，A省是较为混乱的省份。刚开始时，他还是个18岁的小青年，但是他凭着魁梧的体魄和当时在镇子上高中毕业生较少的条件，尤其是他能说能写能干，聪明机巧，极有心计，很快便成为当时马鞍大队民兵营营长方世威的马前卒。

他们这伙人渐渐结成了强大的帮派集团，并逐渐组成了一个人数和枪械相当于部队建制的战斗营，对中央的一些政策断章取义，巧借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口号，拉大旗作虎皮，横扫全镇的“牛鬼蛇神”如卷席。他们不仅在本乡本土横行霸道，因为武装精良，队伍庞大，战斗力强，便欲望膨胀，在方世威的率领下坐上几辆卡车，开进城里参加派性武斗，真是罪恶滔天，血债累累。

1979年，经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一再详细调查取证后，以故意杀人等罪，数罪并罚，将都有血案在身的方世威、王达江、朱军勇、赵大鹏等四人投入监狱。正如镇子上一些居民知道的那样，本来这伙罪犯老早就应陆续刑满释放，谁知他们在刑期将满时鬼使神差，竟然趁一次监外劳动之机，打伤一名狱警，集体越狱逃跑！被追捕归案后，按照刑法又各被加刑劳改。

如今对王达江来说，难熬的高墙生活终于熬到头，已经很陌生的家乡出现在了眼前。家乡对他的这种“欢迎”，虽然是意料之中，可他的内心仍然很忿恨。他知道，待他回到自己的家，还将面临比这更尴尬的局面。但是他想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隐忍不发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做非常事，得忍受非常之气，因为以后的路怎么走，无比聪明的他比谁都清楚，他早已设计好了。

朱军勇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是王达江劳改释放归来，急忙在第一时间拄着拐杖，摇摇晃晃地赶来了。刚刚走进自家院子的王达江被她拦住。她太心急了，刚一见面，被一层层皱褶包围的浊眼只朝他眨动几下，都还没认真辨认面前的人是否就是王达江呢，就气喘吁吁地冲口问道：“朱军勇……”

她缺牙而说话漏风的嘴刚说出儿子的名字，就累得喘气，像只大虾弯腰，声音沙哑地大声咳嗽。

王达江望着她那痛苦、可怜的样子，心里却无半点怜悯，反而从鼻腔里讨厌地轻哼了一声，欲绕过她身边逃进院子，但是被朱军勇的母亲伸出的拐杖抖抖地拦住。她又张嘴要说什么，但到嘴的话又变成了咳嗽声，直咳得满脸发青，喘吁吁要歪倒在地，好在横伸的拐杖“笃”一声拄在地上才站稳了，再伸出另一只手捶了捶后背，抬起爬满皱褶的脸，从嘴里挤出一连串声音含浑，让人听不清的话。

王达江一时没听懂她说什么，心里真是烦透了，正欲再次甩下她进入自家院子时，却瞥见到处人影幢幢，早已有不少人闻讯出现在近处，都虎视眈眈地望着他这只已不如鸡的褪毛鸾凤。他心里有点儿发冷，忽然就做出了尊老的模样，脸上勉强地堆上一丝假笑，弯腰侧耳辨听老人说的话，一个劲儿地点头，一迭连声地对她说：“你问朱军勇吗？他很好，很好的，真得很好。”

王达江以为总算应付了朱军勇母亲的纠缠，直起腰要走，但此时赵大鹏、方世威的家人已经闻讯结伴赶到，他们在王达江那个破落的小院内围着他，乱纷纷地问这问那。

王达江感觉就像进山被许多野藤绊着脚跟，十分讨厌这些老太婆好像





有意的轮番纠缠，他更不喜欢那些在近处瞧他落魄的人们那开心的样子。他知道老人们想知道什么，便投其所好，随便应付打发她们，说：赵大鹏、朱军勇在一两天内即坐车归来，但方世威的刑期未完，还要再等半年。他解释说，他王达江刚刚到期出狱，就碰巧遇上当年上初中时一名老同学到劳改农场运木材，他这就坐这顺风车比他们早一天回来了。

说到此，王达江心里边忽然掠过一阵寒意，一阵孤寡凄凉的苦痛：是啊，别人多好啊，都有亲人在挂念，唯独他自己孤身一人，好不孤单，好不凄凉！他不由得由悲转怒，顷刻露出了本来面目，很不耐烦地怒吼：“我刚回来，你们都别来打扰！都通通回家，通通回家！我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待一会儿！”

王达江的声音如一阵雷鸣，这几名老人想问的事情还很多，但见王达江突然横眉立目，板着脸孔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都一下愣住，张嘴无话，她们一下子从这副曾经很熟悉的国字脸上窥见：这张脸蕴藏的杀气，一点没减，没减……

王达江拂袖不理，老人们默不做声，并且都那样自然而然地退到一边，给他让开了路。

讨厌的老太婆们被王达江吓退，但不远处冲他喊喊喳喳的人们不但没走，而且议论声中还夹杂了难听的呵斥声。王达江在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之中，有点恐惧地避开众人的目光，望一眼面前他自家的庭院……

只见铺在地上的一块块大石板的缝隙和墙根，都因长期无人居住，到处钻出一蓬蓬野草，它们已经在此安家落户多少代了，都蔓延成片，遮没了石板，有些还开着淡蓝色或白色的小花儿，有些则举着干枯开裂的豆荚像是在向他宣示领土主权……

天哪！在这里我是主人还是你们是主人啊？王达江有意用负载170斤体重的解放胶鞋鞋底去踩它们……谁知一丛长有小钩刺的无名草愤怒地勾开了他的鞋带，像是对一名不速之客的擅入大打出手。

王达江的心情早已坏到极点，火气“腾”地从心底涌到脑门，他哪容小草反客为主，抬脚狠狠地踩下去，再碾几下，将翠绿多汁的叶片碾成泥浆。

王达江既是对着满院的野草说，也是对望着他寻开心的人们嚷：“妈的！都把我家院子当什么了？荒山野岭？连野草都敢欺侮我王达江了？都欺侮我王家死绝了？”

王达江说完，嘴里还嘟嘟囔囔地絮语，咬牙切齿地朝野草再狠狠踩去几脚，再将几朵被踩落的野花碾成泥浆，然后望一眼毫无生气，一派破落衰败的庭院，突然“嘿嘿嘿嘿”悲极而笑，那笑声，让人听来比痛哭还凄凉，还可怕。

他怒冲冲地来到家门前，俯身捡起地上一张四开大暗色的纸，凝视片刻，突然举起它向人们摇晃，惊恐地大声喊叫：

“谁写的！这是谁写的？这是谁掉在这里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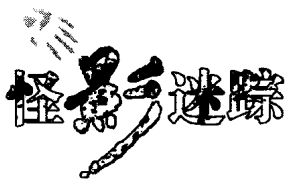
伫立在近处的人们望着王达江手里挥着那张纸，失魂落魄似的大喊大叫，大家都深感诧异，天哪！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达江，怎么吓成那样子？就因这么一张纸？那么这张纸上面，都写了些什么？人们好奇地有点怯怯地向他走去，想弄个究竟。

王达江有些颤抖的手把那张纸掉到地上。众人围着它看。这是一张质地偏黄的纱纸，这种纸，马鞍镇有民间作坊制作，因它质地坚韧，早年是农民制作敬神纸币的用纸，因被斥为“迷信用品”而禁止制作，作坊也被造反派一把火烧掉，致使这种民间特色纸绝迹了。

今年，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队曾两次来到马鞍镇寻根探源，要把民间的纱纸手工制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传承，可惜作坊没了，在民间连一张纱纸也未找到。

纱纸确是个民间的宝贝，地处A省东南部的马鞍岭，传统的纱纸制作工艺虽然失传了，但目前这种纱纸，A省西部的大化瑶族自治县贡川村还有制作。也许是地处偏远，才幸免于难。民间纱纸继承和发扬了祖传上千年历史的纱纸生产工艺，保持着古代生产传统。

它以山区特有的构树皮、纱树皮、野生植物皮、植物胶等做原料，生产工艺完全沿用古代手工作坊21道工序特制加工而成。制成的纸张纤维长，有极高的韧性、极好的吸水吸湿性、透气性，富有弹性，还有纸质灰



白、细腻柔软、拉力强韧，环保耐用，防虫蛀，吸墨性强，历久不变色，保存年代久的作用。这种民间制作的纱纸，主要用作历代人书写重要的契约家谱及佛教、道教经文的用纸及各类包装、工艺用纸，可保存逾千年不变质。也难怪国家将该产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了。

大家看到这张纱纸的第一印象是：好事啊！国家派人下来，多少次找不到一张，如今，这不是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吗？

然而，当大家的目光落在上面的那行毛笔字上时，心里就发冷！上面赫然写着：“我杨得勋死后一定变恶鬼杀死你们！”

杨得勋？天哪！早在40年前，就被王达江等人阴谋残害死啦！

“鬼！是鬼写的字！”人群中，有谁高喊一声。

“鬼！是鬼找上门来了！”有人接住了话茬，顺理成章地说。

“是啊！是冤鬼找来了。冤鬼曾经在坟地里远远地这样喊着，想不到这是找上门来了呀！”

“可怕，太可怕了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这里……这里长期没人居住，也……也成鬼窟了？”

一个10岁的小男孩踮起脚尖，往窗子里面惶惑地望着。

“石头，看什么看！走！快走！”一个中年妇女立即走上去，扯起他的手就离众人而去，连走边骂：“你这小石头，你的头再硬，能硬过……硬过……”

“硬过骷髅头！哈哈哈……”一个中年人把她未说完的话给说完了，他自己也笑了，但众人却未被逗笑，只咧咧嘴，立即合拢。紧接着就有几个人主动离开这里。余下的人也无言地紧随而去，好像屋内真有恶鬼要冲将出来害人似的。

王达江看见家门被一把大铁锁紧紧锁着，它早已被锈蚀得毫无光泽，倒像是一只癞蛤蟆伏在那儿，但上面缀有一颗似小巧玲珑的艺术品似的东西，看样子挺美的。王达江诧异地用手指去触摸，手指被黏住了，还逸出了一股腥臭气味，这哪是什么艺术品啊，原来是麻雀屎！

王达江啐一口唾沫，将被麻雀粪弄脏的手指抹在门板上，边抹边不干